



屏溪先生集十三

書

共三十

~16
2419
13



和
2419
30-13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書

答朴德汝 峻欽○四

答李叔約 守曾○四

答權聖章 楨○三

答尹聖通 亨洙○一

答金壽翁 載億○二

答南子友 尙古○三

答南士古 尙友○三

答南士綱 尙紀○二

屏溪集卷之二十五



答權泌中 ○一

答申道中 虞權 ○二

答曹大有 ○二

答李仲一 仁麒 ○七

答金汝四 宗源 ○四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書

答朴德汝 峻欽 ○辛未

韓丈師朝問人心善惡先生答以方發之時優自有善有惡未知此說果無謬耶夫欲食其當食欲衣其當衣者人心之本然也至於食不義衣不義而後方始為惡矣觀於朱子易得流於惡之語而可知果於其發出時已自有善惡則直謂之有善有惡可也何以曰易流於惡云乎

人心道心只指人之心發出處名之也此在情字界



分情幾也幾善惡蓋心之善惡實自萌發初而已自有分別道心者七情之由義理而發故專屬善一邊人心則七情之爲形氣而發其欲聲欲色欲臭欲味底心自其萌發之初也有當也有不當之異其當者天理之善也其不當者人欲之惡也聖人之心無以議爲常人之心由是而流於惡者固多有之盛意以爲體段則本善而發出後始流而爲惡此看得易流字似失朱子本意更商之

答朴德汝

丙子

李將軍事實鄙人豈全不考信而徒爲之說哉 肅

廟戊子安城居韓直長如琦率數百多士以李將軍褒節事呈文本郡而郡之儒鄉亦各查實報官皆言其倡義戰亡明白狀翌年己丑韓公之孫聖和手書前呈文率多士又呈本郡至癸巳郡守宋公相曾因觀察營關查舉儒鄉姜渭徵等百餘人呈文枚報營門李將軍同時倡義人洪公自修之孫世憲譜書手錄及其子震霽季男等爲父復讎傳檄湖西之文至是始出皆登諸報草而李將軍格賊戰死之實蹟言之甚詳至於倡義首發則前後呈文譜錄檄文各以所爲主者而爲首蓋其同時倡義故後來所爲而言

屏海集卷之二十五
者無怪其各異而但以當時事勢推之亦庶幾知之矣檄文謂其父不求聞達願養於隴畝之間洪公之爲閒居養拙之一老儒可知而李公以清選武弁職經訓正實知其季少有才略負聲望者也其首倡之出於某人後人雖不可知及義旅響合推以爲義旗之貞丈則歸於曾經選職之有才略負聲望者事理之必然豈以年老儒生推與將麾耶旣同倡義而終爲義將則以李將軍謂首先倡義者固不異也况洪將軍祭公文曰檄書一傳遠近響應又曰弟自瀨川亦往依焉以其倡義歸之於李將軍亦以其李將軍

爲義旗之長而然耶且洪譜所記佐贊之戰特言李公首冒賊中先斬十餘賊賊勢大半摧折仍爲三勝云則不但李將軍從涪之戰死爲卓然顧此三捷之功豈不奇偉耶譜檄二文皆言李洪兩公同死於從涪之戰然而兩家忌日各在數朔之遠此固十分可疑但洪將軍祭文特言賊揭竿公元之事繼言狼心無厭徧燒公家云伊賊先害公又怨公斬殺之多旋屠公家燒蕩之祭文蓋言此也至癸巳淑人金氏以奴名呈官始成付火公文而賊來燒燼實在壬辰八月十六日云以祭文參看於公文則公忌之在火燒

前者明有可信洪家之忌之同不同在李將軍何哉
韓公以名家子弟出入於先正門下見聞既多季已
七十去古未遠而以至呈文請褒則必有所詳信而
然矣及宋倅之狀譜錄檄文皆在其後錄署印全紙
尚今宛然故實之可信莫此爲詳而聞今韓洪後孫
謂皆不知者何也此已作經官文字一鄉之所共知
遠近之所共聞而洪氏之請洪將軍碣文也不肯同
示於寒泉者何也及後寒泉之書詢校院也校院之
謂無可考文蹟者亦何也俱不可知也李將軍狀草
實洪霽之孫婿李鳳瑞所撰以爲壬辰春南報甚急

宣廟命求武臣中可堪閫帥才西涯柳相國薦公及
李忠武擢公升訓練正論其世李狀與公之時相去
幾等耳且其見聞想與洪氏通貫豈可謂無出處耶
至於李將軍子元信軍資參奉 萬曆甲午歲除拜
印牒猶存今謂之僞冒云如洪將軍祭文不過私家
文字直驅之贗本尤無足怪也甚矣後人之不樂成
人之美如此哉李將軍與洪氏父子同舉義旅誓同
死生共貞 王室可謂一體同功而使李將軍事實
不能並及於作者之眼獨受其曖昧真可惜也

答朴德汝

戎寅

孔子所言時中本以用處言而上面必有未發之中爲之體故朱子則溯本而言之然章句直解正義處曰能隨時而處中隨字處字皆着動時蓋字以下總論大旨則兼言戒愼恐懼無時不中戒懼是立大本之工而爲未發底中無時不中是行達道之事而爲已發底中若旣以戒懼說未發時工夫又以無時不中兼說未發已發則其論未發者似偏重且未發之中則其不偏不倚者自有一定之體何得謂之無定體隨時而在乎由是言之時中似專指已發而言未知如何

凡言時中之義程朱皆從事上言之非故敢有異議而第以中庸正文與章句論之其曰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其文勢意致上下兩中字似不可異義看蓋謂君子之能中庸者以君子而無時不可云爾兩中字明是一意也章句首釋中庸之中旣兼未發已發言之此云時中是君子能中庸之事而今必以時中之中只帶已發之意而已則不免以單指一義之時中當包二義之中庸也豈不偏枯乎且章句先舉戒懼乎不覩聞以言無時不中此時字豈不可以兼未發時已發時之時看乎鄙意以爲君子之爲中庸

勿論未已發時皆能隨時而中云如此則正文章句文勢義理完備無欠缺未知何如非不知程朱之論時中多以禹稷顏淵出處及仕止久速就事上言之而後學之於四書義理取舍之際程朱說有所異同則不得已舍程取朱雖同是朱子說而有所異同則亦不得已專主章句集註今此章句之意以正文而較看則其釋時中者兼體用如中庸之中終爲得之

答朴德汝 丁亥

向來疏事當初罪名非如朝士之循例削職特是重典雖因 赦典外面宥敘自 上無一言開釋則本

罪在身且無職名辭免之事則自己之有罪無罪既不敢辨明尤何以轉及於他事惟是裕昆錄二條事係師門無人可辨自顧一身已是朝暮人若終不一言而死則其何以歸拜先師於泉下哉以此處義不得已短疏陳辨而已何更況及於他意耶疏草末段初以源流事及之蓋謂此則 聖意非指先師而言也不必言於辨明先師之章而 聖教每以斯文之爭極於源流源流之爭爲黨論之本云云者起頭而未言 肅廟大處分以示重斯文之意自此是非盡明義理已定無人復敢言源流之爭者 殿下何憂

而有此云云諸議皆以爲過當如此則嚴教之上及先師者不知如何衆心皆如是不免遇遜之焚事實如此而外人全不相諒咎謗四集奈何一疏之出上而嚴教之重既如此下而士友之誚又如彼惶歎不可言然舍弟之西還聞伊時入侍承宣來傳聖教之說上謂吾於先正實無他意又曰予慨然於其時儒臣請招勸行之言有所云云且饋遺一段雖言之此實例然之事予於其時清風府使沈廷輔送乳雉七八首故受之爲教云云蓋於先師辨明甚悉因鄙疏而聖教之丁寧如此則鄙疏亦不可

謂不得力矣公私之幸更無餘憾矣餘外更不須道也疏草頭辭之稍多國家有大禮之連疊章疏體例不得不略言而自至如此此疏主於伸辨而已此亦知其不緊處多說而亦不得不然矣

答李叔約

守曾○戊午

中庸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寒水集中以精粗言之

戒懼本通動靜工夫而中庸謂戒懼於不覩不聞故中庸戒懼則朱子屬靜言之靜有始終淡淡以圖說言之爲言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靜與靜極實有淡淡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終始不覩不聞雖屬於靜至於湛一虛明寂然不動之時則是可謂至靜是故朱子於此着自至二字以別始終淺淡之意先師所謂精粗蓋此也
大學彼爲善之四字看以著其善之小人未知如何諍解全拔此四字恐或不然
朱子說當一從之而况庸學章句先生一生工夫處何敢疑也諍解之削此四字極是不須疑也且以來意言之爲不善之小人有之豈有爲善之小人乎文勢亦不成說勿復道也

答李叔約

戊辰

生母喪未期之前所後母過祥則當以白衣白笠行事耶常居服亦用何服耶

生母之喪只是期服則所後母脫喪所重在此其以白衣笠除喪不須疑矣然生母之喪亦重所後母祥後依間傳反重服之禮還服所生母服終其月數及其除也用前服之白衣笠似合情禮未知如何

倚杖

葬前則饋奠時主人拄杖而哭於靈几之前至虞倚杖於室外自耐以後倚杖於階下祥則倚於門外蓋漸有減殺之意也只言倚杖則其以杖倚置於室外

或階下可知主人豈可隨杖而漸遠於几筵耶既曰倚杖則其入哭於靈座也去杖明矣自虞以後祭奠時主人以下不得持杖矣

答李叔約 丙子

中庸篇題朱子則以不偏不倚為中而程子則但以不偏為中何歟不偏不倚者以心論中之體也無過不及者以事論中之用歟

程子只以不偏二字言中蓋謂心之用有過不及則偏也不偏則無過不及而中云也朱子則備言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為中以序文動靜云為無過不及觀

之無過不及只屬動時之中且以或問觀之不偏不倚皆屬未發之靜未發時心體亭亭當當無所偏倚者即未發而為靜之時偏者無論喜怒哀怒之當不當此心若有偏向於或喜或怒則已是發而非中也倚者謂此心倚着於或喜或怒者也以偏倚二字言之其心之為發者偏較輕倚較重蓋不偏不倚皆以未發言之程子之言不偏未及兼說未發矣此所以程朱用字之意不同詳覽或問則可知矣不偏不倚以心論中無過不及以事言者得之許氏之以不偏之謂中為兼動靜者未知可矣不偏不倚雖皆指未發言

而偏倚輕重之說先師嘗言之或問果有此意矣

天命之性都是理耶兼理氣看耶曰單言性則只是理故曰性即理也兼言天命之性則須是有此氣故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兼理氣說也

理字理之本稱也性字理之賦與於萬物而就其物指是氣之理而不雜氣言之也理與性一也而曰性曰理者各有義意以無極而太極言者理之本體也不攝形氣而言也此理在陽氣上則名曰健在陰氣上則名曰順在水火木金土之氣之粹然之上則名曰仁義禮智信理之賦於氣者始謂之性性之理推

其本體即太極之理也太極之理言其流行之用則即萬物之性也太極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云者以萬物之性皆自太極中來故也以萬物之性言之其本亦莫非太極之理也以此觀之太極之用即萬物之性也萬物之性其本太極也性字始出於成湯若有恆性孔子繼言成之者性猶罕言至于思天命之性孟子性善之性至此盛言之其成之者性天命之性則通人物而言之故朱子以氣成理賦言之成湯言下民之性故蔡氏集註以爲仁義禮智之理與心俱生者爲之性此則人性之仁義禮智也孟子之

性善亦只言人性故每說仁義與四端此亦仁義禮智之爲人性者可知故朱子於小學題辭以仁義禮智爲人性者此也蓋仁義禮智雖就人心五氣之上言之單指理而稱之者故爲此本然之性性則一也而就其成之之性而單言其理則爲本然之性兼言其氣則爲氣質之性此天命之性天之所以命之者理也物之所以受以爲性者亦指其理也其命之時非無氣也物之受之則有是形體而後具是理者爲性亦非無氣也皆氣上言之而所言者只是理故此謂本然之性非兼那氣言之以此性謂氣成形後言

者而爲兼氣質看則大不然試以章句觀之理亦賦下卽言萬物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此一段全以理言性非兼氣說其不可以氣質性看者十分明白而只以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之故謂此性兼理氣者不然矣

鬼神之神盛矣乎集註以性情功效爲德者何也春生秋殺花開葉落者莫非二氣良能之功效故朱子曰良能功效上認取其德於此可見鬼神之有德矣

鬼神氣也德理也若曰鬼神之德則是鬼神上直言

理也正文之言鬼神之爲德者於鬼神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上看性情功效之意也爲字有無煞有義意不可不知也首言鬼神之爲德繼言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又於洋洋如在上特下使字則此皆鬼神之爲也而末曰誠之不可揜如此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鬼神許多作用皆氣之爲而理在其上無不著顯故章句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審玩則可知章句只言鬼神無形與聲又曰莫非陰陽合體云其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皆從鬼神而言則氣而已此章下云云費隱理也非直以鬼神爲費隱也其意蓋曰不見不聞上理即隱也體物不遺上理即費也云然後章句言外之意始可以明矣

鬼神能使人云云其理自然如此何必鬼神諄諄然後教之乎

以章下註如在二字觀之人之承祭祀也齊明盛服洋洋如在者言其畏敬之至也此其鬼神之使也非必如諄諄命令而然也使人自然如此者即是鬼神陰陽之靈故也

答李叔約

爲出後子降服期則與衆子服無異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以子服而爲從子服雖同是期而謂之降矣雖降無下於從子服之義矣

於舅與夫皆斬衰實有二斬之嫌

不貳斬之義重故古禮爲舅本服期聖人制禮之意至矣家禮因時制從斬衰今不可有異議而禮之本意亦不可不知也

題主傍題旣書孝子而三年內祝文稱孤哀何也題主不可數數改之以孝子書之而喪中自稱孤子哀子祝亦以此稱之矣

只有兄弟與妻而死者題主孰主之

與宗兄同居而死將班祔於宗子家廟則其兄主題異居而其妻主之則當依周元陽祭錄題以顯辟矣男女冠笄皆不爲殤長子旣冠而死則繼祖之宗可以服三季耶

冠笄則只服成人之服至於三年乃加服也未及娶則不得傳重只當服朞而已

無後之主父以亾子題主而祔於祖龕其後立嗣有室而異居則移奉其主又爲改題耶

古禮大夫有異宮之制庶子則各主其妻子之喪如此則亦宜主其父之喪而後來無此禮一用父在父

爲主之禮今雖各居而庶子之子長成然祖在之前不可改題姑用父爲主之禮似得矣

山地新卜於先塋側先妣兩位破舊將以同日合窆新窆題主及改葬一虞未知一時各設於一處而隔障行之耶或題主返虞後更往山上幕所待其成墳後行改葬之虞否一時並祭兩位則持服之節從重而服斬衰耶若先後而各行題主奠及改葬之虞則服總服重何所適從

今若遷舊同窆於新葬則舊葬行虞於幕次新葬有魂返室堂之義題主後返魂而行虞且先重後輕其義甚大今哀家考位是新喪也平土後即行題主懷祝而返虞更上山行改虞於幕次宜矣以朱子之言觀之從王肅之議改葬不必有虞而今既從丘儀行虞則考位虞訖即當行改虞不必待成墳而行改虞時亦當服改葬之總矣

破舊出柩後當設奠于柩前備要註有蔬果飯羹既足奠則飯羹有何所據

註說自此朝夕奠時酒果及食時飯羹皆當設於柩前云非謂出柩奠必設飯羹也

改葬應服三年者總夫於妻既具三季之體則改

葬亦當服總耶設靈座朝夕哭奠上食一如初喪而靈寢一節獨無所見何哉啓墓出柩奉還家中後似當設靈寢

改葬服制應服三季者服總云者子爲父母妻妾爲君也夫爲妻杖期雖具三年之體改葬則無服只弔服加麻而已古無布頭巾故禮無所論而布巾始見於家禮附註故後來五服皆於布巾上加冠經此加麻者亦着布巾而加之矣禮弔服加麻不言帶而帶不可無故亦以白布如總服之帶帶之矣遷葬一如初喪則靈寢亦當有之同春先生遷葬九菴先生使之新備衾枕以用靈寢不可廢可知也但亾人衾枕存留未易爲數日之用新備亦難人家舉多闕此耳死而旣靚則是卽遠之行也舊山破墓雖在家近舊棺無還奉家中之義矣

答權聖章 禛○壬申

誠者理也天命亦理也但所指而言者有異誠爲一篇之頭腦而十六章是兼費隱包大小而言故於此特言誠字也

所論心性說大體以性爲理而純善心爲氣而有清濁善惡之分蓋得之第凡物莫不有氣質又莫不有

屏溪集 卷之二十五
是理理卽是性也不必有心而後有性也然萬物之中惟人所受之氣正且通而正通之氣之精爽該貯於方寸之中靈靈昭昭洞澈不昧此所謂心也耳目口鼻支體手足以孟子形色天性之訓言之莫不有性而若其仁義禮智信之名稱則只就靈昭上指其理而言之也然則人之一身上形色之性猶不可以仁義禮智言之况於禽獸之性也又况於草木之性耶雖各謂禽獸草木之性而其可以人之靈昭上所稱仁義禮智之名者稱之耶於此審察則人物性之異同不難辨也心是正通之精爽而其體段靈昭然

其實只是氣也氣之不齊本來情狀就其精爽而言之亦多般數是故心之氣比於血氣則雖謂之靈昭而只以靈昭而言之則又各有清濁精粗之別此單言氣之心不能不各異也然心是盛性底物而性是該貯於心者性不能外於心心不能離於性混淪無間故有似一物若言其性自性心自心則性理也心氣也亦不可謂非二物也性盛於心而無情爲無造作故惟心之爲而心動則性動心靜則性靜但心之氣不能純於清粹故其動也不能無善不善而性之乘此而發見爲情者固有善惡之相雜惟其靜也是

心之氣初不用事而至於寂然未發則性之純善者於此中焉而本體可見來諭性與情爲心之動靜者語錯若謂心之動靜性情可見則可今言以性與情爲心之動靜則不可又曰有性則便有心又曰非各箇物只是一箇物云者皆不然程子心本善之說試考其本文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心而爲善其實一也心本善此與孟子仁義之良心本心等心字皆主性而言故曰其實一也然則心本善之心字於單言氣言心者不可援而爲證也明矣且圖說解陽善陰惡非真以陽氣皆善陰氣皆惡也只以人渾天

則五性五行之象善惡陰陽之象萬事萬物之象以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此大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而扶陽抑陰之義也豈可只論陰陽而分言善惡耶似皆看文字太泥之故也

物亦具有五行者以木言之非只木一氣而成也必金火土水之氣備然後成形其曰偏者雖五行之氣皆具而木氣偏多餘四氣偏少是謂之偏也此段盛說是矣以禽獸言之虎狼木氣上有些清明故其性稱仁而義禮智則無可言蜂蟻金氣上有些清明故其性稱義而仁禮智則亦無可言惟人則受天地正

通之氣五行均賦故其性固仁義禮智之全具也仁義禮智雖全指理者而氣上言之故隨氣之偏全而性亦有偏全又雖隨氣而偏全然單言性故是本然之性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在天而言也繼之者善即此道之流行而賦人物之始也成之者性即此道之賦人物而畢竟成性於形氣之中也故曰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云也此以其命性次第而言也昆蟲草木形形色色何嘗外此而成者也

示追後服喪與追後聞喪有異今或病中遭喪雖不得與兄弟一時成服既知有喪則委痛之中亦必以喪人自處此則初朞變服當與兄弟不必先後若各居喪次家人以其病重而諱喪不傳病差而後始聞而發喪則與在外聞訃一也當依朱子計其日月實數之訓以發喪日退行練祀若仲子則無別設祭奠自變服而已

答權聖章 乙亥

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右東面

亨烹也側亨牲用左畔故謂之側也設鼎鑊於廟門外之右東面側烹云初虞是凶禮在西而向東矣家

禮則只於初祖祭用此等古禮其餘祭皆刪去亦刪繁取實之意也夏商之

朱子合窆虛東一位而其答陳淳之問曰祭時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以西云者何也

朱子始有合窆虛東之語而其後喪時亦以西爲上云者當以此爲定論

檀弓禫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廟祭則何無女尸而同其几耶

古禮尸法不可知也蓋喪中則考妣并有喪各設几筵故男女各有尸禫祭以前各用尸者以此也入廟

則考妣同龕女統於男不宜各尸故廟則無女尸也

答權聖章

駱洞判書族祖三季已畢其孫頊於石洲父子位爲六代五代孫也其家子孫甚小無可祧奉處頊將奉以埋安而頊之曾祖母金氏尚無恙金氏於石洲爲曾孫婦於石洲之子爲孫婦揆以情理未敢遽埋當別室藏主以待金氏身死耶

祧遷埋安之禮以奉祀孫計世而已婦人則禮無備論今何敢勑出無於禮者言之也尤翁書答遞遷之問以爲非惟其母雖祖母曾祖母生存亦不可不遷

屏溪集卷之二十五
此則論遷奉於長房非如權生家埋安之事而亦可
傍照矣屢代功臣之家次功臣以下至高祖雖有別
室奉祭之禮皆主人主祀而此則有異焉祠堂四代
之祭宗子主之先兩代之祭曾祖母主之則一門之
內祖母與孫各奉先祀全不成禮義情理雖無窮埋
安之外沒他可據而祭之者矣幸博求商議處之也

答尹聖通

亨洙○庚辰

示詢心字體段莫詳於朱子說語類言心氣之精爽
氣即指人身之血氣也精爽即其氣之精英也又曰
心猶陰陽栗谷先生曰心氣也心之體段的是氣也

而朱子又言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自一
原而異矣既曰氣則何往而不異也人稟天地正通
之氣心又是正通之精爽故自能虛靈神明爲萬物
之最靈然就其中言之聖人所稟之氣清明純粹故
其精爽之爲心亦十分清明純粹衆人所稟之氣清
濁相雜故其精爽之爲心亦不免有清濁分數是以
栗谷謂虛靈亦有優劣此其所以聖凡之心實不無
多少般樣也惟是人心體段未論聖凡清濁皆靈明
活化能知能覺故於此所具之理皆謂之仁義禮智
之性而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此所謂明德也初無

聖賢愚不肖而有所異同也蓋形同則性同形不同則性不同是以孟子言人性之同而曰堯舜與我同類此形同則性同之意也其言犬牛人三性之不同者即以其形不同故性不同也但人之性若是之同而眾人清濁不齊之心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必聖人聰明睿知之心獨能盡其性而至於容執敬別之爲矣此學者必變化其不齊之心而率其性也大學之誠意正心以明其德亦此工夫也若看來看去熟復而詳味之則庶可有得矣

答金壽翁

載德○壬申

家禮子姪祔于父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龜峯曰姪無後則當祔祖而尚存不得祔故就祔宗家祖位及其祖死而其父自立祠堂乃遷從親祖也寒崗云姪之父生則父家無廟不得不姑祔於宗子之父姪之父亾而立祠堂則歸祔於其父祠堂兩說有異從何爲是

子姪祔于父之子宗子之子姪宗子兄弟之子父宗子之父也言子與兄弟之子死則祔于父龕姪之父之姪宗子從兄弟或再從兄弟之子也父宗子從兄弟或再從兄弟也宗子從姪或再從姪死而其祖生

則無所祔宗子之父又非其所生之祖非所可祔故亦中一而祔於宗子之曾祖即亾者之高祖也姪之祖死而其父自立其父之祠則遷其子之曾祔於高祖者而祔之於其父之祠即姪之祖也大略如此知此則龜峯說是寒崗說非是更商之

喪禮易服條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被髮男子扱上衽徒跣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未嫁女子既徒跣而不言妻婦妾何也

妻婦妾去冠及上衣被髮與男子同下不被髮徒跣

統男子之爲本生父母者言故并言不徒跣此不徒跣非指女子已嫁者而言蓋男子着靴及深衣黑履勿論堂上堂下而不脫故此必言徒跣女子上堂無着履事初不言徒跣

士喪禮楔齒綴足即奠脯醢開元禮五品以上如士喪禮六品以下襲後奠家禮只言襲奠何也

古禮多煩瑣朱子家禮去浮文敦本實故此等禮節多刪去只存襲後奠耳

飯含世或用三錢或析一爲三或通用珠從何爲是也

古者君用珠通用金玉錢貝今士庶之通用珠僭也
與士庶之喪通用香湯者同也古者金錢而小故與
珠玉同爲寶而用之今錢賤而大何用爲析而用之
尤無義

小斂條憑尸後袒括髮免髻而輯覽圖在於憑尸
哭之際何也

輯覽圖憑尸哭時括髮髻誤矣

杖舂義服條子爲父後則爲出母嫁母無服不杖
舂降服條子雖爲父後猶服兩說有異未知何義
杖舂條則子之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無服之意也

不杖舂條則嫁母出母爲其子之爲父後者猶服之
意也子則爲父之義重故於出母嫁母絕恩而不服
母則雖出雖嫁於子恩猶不絕而服本服也母子之
服不服各有意矣更詳之

齊衰五月爲曾祖父母不及所後曾祖父母而楊
氏不補何也齊衰三月爲高祖父母而楊氏註爲
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抑祖字上有闕文耶
齊衰五月條楊氏之不言所後曾祖父母者以下條
所論通看之也禮書如此者固多矣母字下當有及
曾祖父母五字并上條意始通

屏溪集 卷之二十五
夫之從父姊妹總而從父姊妹於從父兄弟之妻
不報

女子爲從兄弟妻不報服可疑 皇朝制始著總服
總服爲夫之舅也爲甥婦而問解尤菴先生云舅
之於甥婦有服而甥婦之於舅不報

朱子曰舅於甥妻有服甥妻於夫之舅無服可怪家
禮始著總條尤翁云云似亦指儀禮而言也

答金壽翁

癸酉

論語學而犯上者鮮此鮮字無絕無之意孝悌而
或有犯上者乎

忠孝一理推而言之孝悌者必無犯上者而人之氣
稟本自不齊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能孝悌其必不
犯上又何可知也故曰鮮

好仁可謂安仁而惡不仁亦可謂利仁乎

好仁惡不仁朱子皆謂之利仁知其仁之可利而不
可謂安仁也以夫子所言觀之好仁惡不仁不無層
分而好仁則不得不惡不仁惡不仁則自然好仁其
實一層事也

好學論如不能學而至乎聖人則皆非好學歟

此設問蓋謂所好而學者果何學歟此非問其好學

也乃所好之學也其答以爲學聖人之學云耳
子夏雖欠遠大之見而必分義利之間何慮滅公
之患乎

驟看則以私滅公非於君子所宜言而密言則賢者
之不得爲聖人皆此心私意不能盡除天理不得流
行也夫子之以義利公私之分戒子夏者宜矣

答南子友

尚古○戊午

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發

栗谷先生曰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此論理氣八
字打開處也在人則氣者心也理者性也心性雖各

爲一物而渾融無間二而爲一元不相離性之發即
心之爲而心之所以發亦性也無論心發性發俱是
氣發理乘一道而已既無心性二歧之分寧又有情
意各出之理乎蓋情者隨感而發是發底初頭而無
暇於假借造作只可見性之發見處故謂性發意者
緣情計較主張恁地其計較主張是心之爲也故謂
心發元非各有兩道情不屬於心意不屬於性也亦
不如氣發理發之判爲二歧也詳此則情意之分屬
庶幾不以言害意而盛說中語句得失亦可以分別
操心之說殊不可曉小子嘗於煩撓升降之時欲

操此心則既非有形底又非死物心中尤爲撓攘
何以則可操而存之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操
心亦如艮背之義物之來倭忘其彼此而順理應
之則積之久而自然心神安靜矣此意如何
孔子曰心操則存捨則亾蓋心是活物升降飛揚無
間停息惟其操存乃是爲心學之要法如求放心收
心心在等許多名目皆此意也然心雖不可不操而
若着些意急迫求之反爲心患故張天祺之強把這
心制縛等語程子謂非自然以爲操約者敬而已又
以爲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其
間可以自得是知涵養爲操心之聖法矣然操心之
操若如把着有形底物看則大非聖人立訓之意全
成義理不得矣艮其背順理應之論似得矣

答南子友 己巳

太極圖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釋故
次水木陽釋故次火

水火金木陰陽釋盛勉齋已以此爲疑問於朱子朱
子亦答以畢竟是可疑朱子既不解勉齋之疑者其
誰能說之蓋五行之生克變化多端不可一槩論濂
溪之圖以生出後流行相生者言之矣水金居右火

木居左而水雖生於陽而終變為陰盛火雖生於陰而終變為陽盛故水金并居於右火木并居於左以相生流行者觀之木金之稗水火之盛不甚疑矣來說雖多第以此意參看庶可得歸宿之地幸商之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生字言之動生之生然矣靜生之生既靜矣何能有生當曰動處即陽靜處即陰此意如何

生字本出於繫辭太極生兩儀之生字而文字體貌或不無如母生子之二體看故朱子於圖解去此生字曰動而陽靜而陰云來示動處即陽靜處即陰云

者得之

才者屬氣心之能也如手之能於運用足之能於行步心之能於思量皆才也而才有清濁故有巧拙鈍敏昏明之殊是屬氣質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指本然而言乎

才者心之氣之能也孟子才字朱子以人之能釋之又曰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又曰才心之力程子又言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以程子說而通觀之其指心之氣者可知矣呂氏論變化氣質以才對性言而謂可以反同變異則其才之不如性之同善可

厚溪集 卷之二十五
知然心之氣靈覺不局活化可變故人之可以變化
氣質而為堯為舜者正在於此才也孟子之意才固
可變而為善而人之不能為善者非才之罪云南軒
之見本自如此矣

答南子友

壬申

心之不正乃將迎之故而有所是將病之大者正心
章特言此若無此而心在焉則即正心也但靜時無
可下工夫必動上用工以至心正則可以動亦定靜
亦定矣大學實言學者工夫故只就動邊說若有大
學之動上工夫則其效至於未發時湛一之境或問

則備言矣

與南士古

尚友○丙子

慟矣夫子友之亾也夫人至於斯耶篤志力學庶幾
成就者惟子友是耳古人之窮餓憂憾所以玉成而
今子友則貧無以養親勞動妨工而已畢竟天奪之
速何也誠不能無憾於天也况其慈闈之喪胖菴之
亾俱在渠知覺之時未知已經斂木而窀穸則靡托
長逝者魂必將飲泣於泉途念之尤足慘怛子女幾
人而子今幾歲寢門一哭豈足以洩此哀也

與南士古

戊寅

屏溪集卷之二十五
青川會下之奉華陽水石之遊俱屬闢脊還用悵歎
卽承月吉惠狀以審歲改靜况安善可喜方看前山
花事爛熳杖屨西澗汀草方嫩正思春晚鷓鴣百花
向榮潭瀑清澄一登精舍以續前日之樂而不可得
今聞爲回祿之災極令人興敗甚悵然也

與南士古

甲甲

每得諸少友書擬有義理之講難可醒耗昏賢輩之
書每有不能勤學之弊無一言疑詢此蓋常時不親
書冊無審理之工而然也若左右不如家貧親老菽
水奔走之類又非忙裏交邀馳心聲利者惟閒中日

月靜坐一室何故而不肯看書耶古人謂老而好學
如秉燭而行蓋秉燭而行雖不如晝行猶勝於冥道
之行孔聖之讀易衛武之抑戒皆在暮季而朱子又
謂三四十歲覺悟却從三四十歲脚跟做去幸勿以
晚暮自諉益勤此學看書如少時日課之法了得一
書更看他書反覆研究須教通透則自可有日新之
效幸更無作歇後念也念昔先春府以左右卹童時
携來相托平日視左右不啻等閒親舊今此發口亦
出念舊之意無以耄荒棄之也

答南士綱

尚紀○己未

明德既明則窮理盡性之工盡矣而奇高峯曰明
明德雖盡猶未到窮理盡性地位此說似未安
奇高峯之說未敢知窮理即格致事盡性即誠正事
何以曰明明德雖盡猶未到窮理盡性地位也其以
窮理盡性爲十分盡頭而以明明德之不得止於至
善者言之耶終不能無疑也

定靜安慮則未至於聖人地位而能得然後至於
聖人地位耶

定靜安慮是知止能得間節次而已不須以聖人地
位至不至言也一事之知止能得學者亦有之而若

事事而知止能得則非聖人不能爲至以定靜安慮
爲學者事而以能得爲聖人地位者無此道理矣

聽訟一章在於止至善之下格致之前而文義似
不續夫子獨言訟者亦何意歟

聽訟章不可求上承下接之意也三章以上釋三綱
領五章以下釋八條目此則獨釋本末不必言脈絡
承接矣訟字只引夫子之言使無訟一段以釋本末
之意而已矣

答南士綱

雜記祭稱孝註祭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孝則爲

子孫終身行之故稱孝此蓋主祭之意不必爲嫌
遞遷埋安家禮則在大祥時備要用張子說吉祭行
奉祀人雖沒三年內則當奉於喪家三年內既廢時
祭只有薦獻雖忌日例行一獻元無祝文可論者矣
大學第九章不言財利至十章始言之而反復累
言何也

治國平天下自是一事治國豈可無財利之政只言
忠恕推化之教而不言財利者將詳言於下章故欲
其互看而初不疊說也如絜矩之義自齊家以後所
不可無者特言於末章者亦如此意也蓋國之興亾

財利係焉有國者既不可無財利又其厲民之政每
緣財利之不謹絜矩故於此重言複言使之謹之矣

答權泌中 辛巳

尊從叔父奄忽違世驚悼之極仍念其充養有素長
德淳厚頥然爲後進矜式而今日不可復覩已切士
友之慟况同門諸友零落殆盡惟此文同住一世雖
地遠不得與之從遊而時以書尺傳神講說義理則
其開發昏耄者不但謂尋常知舊書辭通問也庶幾
相依將以卒餘生而今遽失之後死之痛惜尤當如
何當日所托文字顧此不敏尚今遷就竟不及於生

時益增悲恨也此自春暮感氣種種侵尋老人事安
得不然自承尊從叔凶音欲一書相慟而無梯為優
權副率亨叔為文集卒役方往達城聊作此俾傳之
哀廬屢遞之使能不浮沈否

答申道中

虞權○壬午

徐庶之以母故而從曹操先儒有義之者而方孝
孺不從草詔之教禍及父母殃連十族若言其節
則於孝有憾敢問節與孝孰重

不往則母由我而死庶安得不往庶往而其母死則
因不甘心事操先儒之不以庶謂非者亦有見矣方
孝孺以建文之臣不從 太宗之草詔臣節炳然忠
孝不得兩全則所在致死當然之理孝孺之不顧族
滅義之至也豈孝孺之不盡於孝也

答申道中

甲申

聖人謂誠者自成今不止志學而已立其志十分誠
篤則其為學也自能慥慥雖欲己自不能己古人豈
皆安富無疾憂而為之耶看書而三不到者初學之
例患也心為一身主宰敬又為一心之主宰戒慎操
存之工莫非敬也自整衣冠尊瞻視以至於能主一
而無適則此心隨事而在喫飯在喫飯着衣在着衣

渠凡清窓蕭然開卷則此心惟在於尋數之間何更有書自書人自人之患也心經最切於治心之方近思錄亦修身之大法四書輪讀之際將此下工則誠有益矣另留意也

答曹大有 辛巳

素貧行貧之論真是救貧之要法雖躁擾說貧何益於貧不如忘之而安坐讀書也

大斂註精字

襲與小大斂陳衣服時襲則不精而陳於牀上小大斂則精之精屈也整疊之意也精註見襲條當考

答曹大有 丙戌

示淡衣之制暘谷生時不無相講之事昔季暘谷姪行數入之三加也戒余賓席暘谷爲主人而其服淡衣之法兩衿直垂正如今所示者鄙人有違於家禮兩衿相掩之語云則暘谷以爲兩領直下而無內外衽衣之當如其制而衣之也鄙人曰此衣規矩津繩之法制皆備而兩相掩後爲方領之象矩註說亦明白難諱奈何云終不歸一矣金山宰之從其師門之規無怪矣

答李仲一 仁麟 ○ 戊寅

滿紙纓纓認出鄭重此無他奉復語須念鄉鄰有鬪閉戶可也之訓惟靜坐看書絕勿與鄉爭開講之日謹從事於直月之任而已與友朋處口不道閒是非只以義理相切慤也貴鄉相爭非關於世道隆污國家存亡不過以一時所爭兩皆公不勝私激而又激今則莫可收拾恐終不免爲互鄉之稱居是鄉者誠難自脫於胥溺之歸慎之

虞祭告伯叔父母祝辭無見處欲從告兄之辭則至情如何四字又似可疑

服制伯叔父母與親兄無異當用弟告兄之辭以慰狀言之伯叔父母與兄弟喪皆言親愛加隆至情二字既用於兄何不用於叔耶

吉祭前一日告遷于祠堂父喪則茲以先考云云而父先亡母喪則無措語當依時祭之禮而無前一日告辭故略之耶

父先亡母亡吉祭則無改題遞遷之事初無此告辭於出主告辭及合祭祖以上祝皆有父先亡母喪云云之語獨於此無之者其無告辭可知也

答李仲一

院祠位次或東西爲上而紹賢則以東爲上今若沙

溪西而允翁東則終不免允翁位居沙溪之上豈不
未安乎所示昭穆云云此非比擬之例祠屋未變通
之前追享之論似不可輕先發之未知如何耳
要訣忌祭儀曰奉神主蓋座蓋座何義
蓋座乃神主櫝也時祭則高祖以下羣主主人盛之
一筭使執事者奉之至正寢行禮忌祭則祭止一位
故以座櫝奉之云耳

答李仲一 己卯

相望落落盍簪誠難惟書札一路可以傳神往復討
難在此而書來無經義禮疑之示者誠非所望蓋平

日於此無篤實下工臨書無可講難者而然也執書
憊然不覺慨惜也科學之妨工程門所已患者在今
後學固無異矣貴鄉章甫所患不獨在時文也專意
用力太半在鄉論相鬪只此二事互黷習中何暇念
到於聖人之學也誠貴鄉之大弊曾以此申諭於院
儒者多想亦慣聞之矣他凡諸生聽之泛忽不之輕
重既無奈何若仲一於我既處之自別於吾言亦豈
肯全棄之耶竊見尊前後來書於鄉爭分上頗似呶
呶何太不審耶切宜從此頓絕雜俗思慮閉戶靜坐
一意親近書冊審理則自天地鬼神之高深以至昆

蟲草木之細小無一物之不格實踐則內而心性體用之微密外而日用酬酢之常變無一事之或差修行則親而事父母兄長之禮踈而接鄉黨賓客之節莫不敬愛遜信早夜慥慥念念在茲常自以一毫不得於此則是我之罪扛夯做去則外此紛紛雖欲暇念得乎鄉爭固不關於義理而一勝一負之際乖激憤憤不勝者義理不明而然也其明義理之道惟在讀聖賢之書明事物之理也夏不須多言惟冀專心務學懋哉懋哉

答李仲一

己卯

別紙悉之昨年鄙之答疏儒書只說先師之不欲參論於他疏紛紜之中故以慎重之意使止之鄙意固可知矣以此而至罰疏儒以不舉先師云則彼豈無說况玄石疏舉鄙書原無舉論則其爲否何干於鄙書也以捨先師於昨季海疏致罰疏儒者非疏儒之故也頃日尹何之來答以致罰之誤矣無論彼此言議如此故每作爭鬪之端可歎從祀先賢雖斯文大論而自五賢從祀時是非多端來論所謂栗牛從祀沙溪有定論允春從祀遂翁有定論者全是不知之說也季少儒生不讀先賢書不識先賢義理紛紜參

屏溪集卷之二十五
錯於士論之際者皆妄也今日京鄉之妄自主張者何足道也惟尊閉戶讀書無相干涉於鄉論之爭專意了得一秩其所得所疑俱入小冊傳示來春臆僂則在吾人分上全勝於鄉論之呶呶矣以爲先賢之道言之讀其書識其義以傳於後者爲大矣何必與不知之徒爭論紛紜反貽惱於先賢耶并亦諒之

答李仲一

庚辰

庸序無過不及言之於安著之下而下教單言於道心之下未知如何

道心之微而能著人心之危而能安者自非聖人則學者之工夫已盡矣動靜云爲始可以言無過不及矣鄙之前所謂道心之有過不及者只謂道心即孝悌忠信之心可謂善邊而凡人雖有忠孝之心豈皆盡得之中耶屈原之忠伯奇之孝旣皆言過則其不及者何限以中庸用其中章句善之中執兩端用中者觀之道心雖善不可謂一例合中心則有善不善道心亦不無過不及者云鄙之云云與序文意言之者有別矣

子路問強章小註饒氏云陽強陰柔而南方風氣反弱北方風氣反強末引坤柔動剛之說爲證竊

疑南方雖是陽明而其卦也離之陰也北方雖是陰柔而其卦也坎之陽也離是陽中之柔故其氣也以寬柔為強坎是陰中之剛故其氣也以裨金革為強以坤卦為說似未觀着未知如何饒氏言南北風氣以陰陽體用之強柔言之者誠然來示離坎之云亦同饒說而好矣先天之乾南坤北以體言也後天之離南坎北以用言也南方之陽體強而用柔北方之陰體柔而用強者與先天後天卦位一也

答李伸一 癸未

中庸傳道之書其名篇中庸者中與庸一義而即理也此書始言性命之理中間極言萬物萬事之理末復以上天之載結之其必名曰中者首章未發之中狀性之德則性理之十分是當處實中也道之相傳見於經者自堯舜禹始序之以三聖所傳之中言者此也蓋聖人之學循性而已三聖以來湯言降衷之性文王演易首言元亨利貞孔子又言成之者性而大學之明德曾子傳而釋之引太甲之明命為德而子思天命之性所由言也若孟子則開口便說性善七篇頭腦全主於性以至濂溪之太極說明道生之

謂性伊川好學論朱子小學題辭莫不以性理為主
是以程子謂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即理也心即氣
也此言亦可認取也胡雲峯以爲大學言心而不言
性序特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序特言心何其與
程子之語相反也此全不知兩序本意也明德雖心
性情之摠稱而本體之所重實在於性故序之以性
爲言以盡性復性爲明明德之極工此實發明曾子
之傳豈可言不言性也中庸之性道實原於三聖之
中而其執中之工本在精之一之於人道心之分序
特引中字而不得不言心字也明儒取胡說而載之

小註果不審而尤翁之亦引重誠不敢知也

答李仲一 丙戌

人道心說來示或奪與有合及兩勝字誠然矣蓋人
心道心同出於一方寸虛靈之心其或相奪或相合
或相勝自然之勢也此或奪於血氣之私者即序文
中天理無以勝人欲者也此有合於義理之公者亦
人心聽命於道心者也危微安著之際豈無相須之
理也然人心由形氣生雖聽命於道心終焉不危此
人心之善也不可謂合道心而然也道心原性命而
生雖見奪於形氣而愈微自是道心之不中者也亦

不可謂合人心而然也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今亦曰人心道心相須而行而體段則各自不同

答金汝四

宗源○庚申

稱所生父母謂伯叔父母此程子說也何可疑也書疏之稱則事體之重較之題主或祝文差輕稱本生父母亦何至大段害義耶曾聞九菴先生則主叔父母之稱同春先生則以爲如常時而稱生父母無妨云矣若用父母亾書疏之稱者大不可稱號外他語則不必異同矣或不枉廬下則祇奉几筵四字刪去似好而第以自己之不克在廬而擅改先賢文字亦似不安矣

答金汝四

丁卯

潛雖伏矣即前所引無貳爾心之意不媿屋漏亦前所引視爾友君子章語前後重複抑有意耶此乃中庸末章也本與首章相參說潛伏即慎獨意屋漏即戒懼意首章始言一理而順說故先未發而後已發末章自萬事復合爲一理故自己發而言未發矣上無貳爾心不媿屋漏拈出詩經而言學者工夫此則拈中庸說言之不妨於重複矣大抵心經只擇古經格言以世代前後而爲次元非有工夫次第

屏溪集卷之二十五
之可言矣

范蘭溪曰所謂至靜自若云云

下段朱子所引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與范氏至靜固自若者意不同孔子說操而存者本非至靜一邊說也無論動靜心不失於仁義則謂之存胡氏所謂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亦此意也范氏之於未嘗不動之中必欲覓得其至靜者謂心者豈不可疑乎心一也靜固心之靜也而動亦心之動也心之方動也更有何心又有所謂至靜者耶高明所引退溪之說正好商量更須體認也

夜氣章附註朱子說依前無狀云云

凡人之心朝晝則固無良心之發而睡才覺則或有夜氣之清而良心之發見矣今輾轉牴亾夜氣無所存故雖睡覺起來而與前朝晝無狀之時依然無異云釋疑云云未敢詳

答金汝四

已巳

浩然之氣註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今此氣者原其所稟本自不齊而謂之復初有若人各有一種浩然之氣自其稟賦之初元自純善如學語德性之本善者然甚可疑也

屏溪集卷之二十五
浩然之氣非人所稟氣之中別有此一純清純美之氣而名之以浩然也以此註所謂氣體之充者觀之是氣也指人所稟正通之氣之全體而言之也且大學或問以爲其通也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不能無美惡之殊云則原其稟初豈無清濁美惡之不齊也未論清濁美惡其爲體段自然至大至剛無所限量不可撓屈矣只是衆人所稟如或問所云不無濁惡之相雜也故私欲害之或多蔽之所充之體歛然而餒故無以見盛大流行之妙惟孟子集義以善養故能復此正通體段矣若單言氣也則精爽分上

本不無清濁粹駁之別况可以體之充之通言血氣者而謂純清純美一切如德性之純善也耶蓋此浩然爲名者朱子以爲只是一氣而義理附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以此觀之初非有一種純善之氣也只以所養之如何而稱道之有無也雖常人固有此可以浩然之氣而不得直養之前亦不可謂有此浩然之氣也

曾子謂子襄一段朱子謂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

此言誠曉人親切也不動心即大勇之所爲而大勇

亦養氣而生者也養氣工夫專在於以直二字此節縮字即直字之意也自反而縮者實以直養而浩然之氣流動充滿不懾不懼也所謂已具後面許多意思者此也

敢問既曰二段多以志字爲言而末以反動其心四字結之心與志一意耶抑不無分別耶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定向處言曰心曰志豈無分別以此志字言之氣之用是志之所使然也皆從理說也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張子亦從理看也惡乎長謂持志養氣中有何所長而然云耶丑問

夫子告子之不動心而孟子只引告子之言以攻其失至更問然後云我知言我善養何也持志養氣自是一串工夫有何長短之可論耶其以告子血氣不動心答之者即所以明孟子義理之不動心者而猶不知之故不得已以自家所以不動心者言之矣

答金汝四

雜於方寸察而不雜兩雜字是混雜之雜雖若病根所在而亦不可以此而痛祛之但不可使之相雜也若以爲病根所在而以不知所以治之之治

字為治病之治則恐歸於以人心為人欲之誤矣
上雜字不必以病痛看而以下雜字之故不能不以
病痛看蓋人心道心無賓主之別而紛然雜出於方
寸之間則必至於人心之熾而益危道心之被其汨
擾而益微矣此所以精而別之必以道心為主裁制
人心然後無雜然互勝之弊顧此不雜云者非謂遏
絕人心不生之也似可輕輕看也

喜怒哀樂未發心之本體虛靜湛然此程子所謂
渾然在中者當此時節偏倚不偏倚固着不得矣
未發之中即狀性之體段也其體段之亭亭當當者

以不偏不倚形容之也本非有病痛底意也心之發
而為喜為怒固不無輕重淺淡心有所向則謂之偏
有所貼着則謂之倚以在中之心言之偏倚俱係發
邊故謂非在中也

正道定理朱子以為緊要在正字定字上

道與理非不美而昌黎云道與德虛位也道理之氣
上流行者誠不無凶邪不着正定字則何以為中與
庸也朱子所以謂緊要在二字也

道也止非道兼動靜而言戒懼單言靜章句依本
文註釋故敬畏一句即釋戒懼之意也或以為敬

畏二字兼動靜而言若以敬字單言則固徹上下貫動靜而若此註敬畏二字則不可兼動靜看或說恐未然

畏固敬一般而戒懼即敬畏之意單言戒懼或敬畏則本兼動靜矣經文之言戒懼是不觀聞時戒懼實是靜邊工夫而章句則備言而敷釋之故先言戒懼之本兼動靜着常存二字以明君子之無時不加戒懼之意而其下即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忽字是戒懼對眼始釋此節靜時戒懼也盛說以此節戒懼爲靜邊工夫則得之至以常存敬畏并撥歸之未發事

則恐不然商之

南軒嘗謂衆人無未發之時朱子以爲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至無復澄淨之時云云

朱子說亦非一段有言衆人有未發時亦有言衆人無未發時聖人以下皆謂之衆人如衆人之用力於心學者固不無未發之時若天資近道心常安靜則亦或有未發之時此外餘人豈有未發湛然之時以此言之朱子之或言有或言無皆可矣先師嘗言衆人未發有觀譬諭人有崇飲者無日不飲謂之長醉

不醒可也然或以齋戒或病故而不能無不飲之時以此言之眾人不可謂都無未發以多者而言之則謂無未發亦可云詳味此言則蓋可知矣雖眾人下品之類以喜怒哀樂未形見者謂之未發而言之則或多有之若以湛一虛明時此性之中而立大本者言之則眾人分上豈多言之此亦體驗則可知矣

陳氏又謂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此則然矣其下當對待言之曰充本然之善戒懼以存天理也乃曰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語意恐未精

章句之意以去外誘充本然對待言遏欲存理之工也去外誘只是發後慎獨工夫也充本然之善則兼中和而言之遏人欲本不可於未發時言故也

章下言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意十章之內天命率性戒慎中和之義何所見乎

首章備言中庸之道以下十章不必皆以中庸之道言之也二章只言君子之所以行中庸之道小人之所以不能行中庸之道者而三章只歎中庸之道之久不能行四章以下至十一章反復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方此所以爲皆論中庸也其道莫非命性中

和之意也知仁勇工夫亦不出於戒慎之意也以此參看如何

蔡氏以君子之中庸一節為子思釋孔子之言然則此下凡子曰以外則皆子思之所釋耶此說恐不可從

中庸諸章首稱子曰者章內諸節皆孔子之言也其無子曰者是子思之言也若十四章十五章首無子曰字則皆子思之言而末節始有子曰字此子思始以己意言之而末引孔子之言以實之也今以諸章例言之第二章二節亦仲尼之言也其曰君子之中

庸小人之反中庸云者實反復首節而釋之故蔡氏以為子思之言耶蔡氏之言可疑若如蔡說則即是諸章之變例也朱子必已言之夏商之

第九章章句義精止人欲以經文兼言知仁勇之事故章句并釋之義精知之事仁熟仁之事無一毫人欲勇之事也問強章單言勇之事故章句亦謂自勝其人欲之私蓋其意以無人欲專屬於勇矣饒氏所謂欠勇字義及胡氏所謂知仁中之勇云者似皆未知章句已說勇字之意也

盛說得之此章與下章章句人欲之私云云皆是言

勇處下章專言勇而以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釋之則此章之無一毫人欲之私云云亦非言勇處耶且此章備言知仁勇則章句亦必備言三者可成訓釋之例以義精仁熟爲知仁之事而以其下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謂非釋勇字之意果成說乎胡饒之云俱可疑也

舜大知章兼言仁守之意回爲人章兼言知擇之義而問強一章只釋勇字不及於知仁章句擇守二字足以補經文不言之意耶

盛諭真善看也

第十二章鳧魚飛躍朱子以飛躍謂之費而遺却氣一字何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道即是理也既曰道而曰費隱則費隱之皆爲理無疑以鳧飛魚躍言之飛躍氣也鳧則當飛魚則當躍飛躍上當然之理即費也其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之隱也朱子豈以飛躍直謂之費耶形而下謂之器形而上謂之道朱子所謂形而下者甚廣者言氣之流行處甚廣云而氣之流行上所見之理亦隨而廣故指其理曰費此實以形而上之行於形而下之間者爲費也非直以形而下爲費也

及其至也聖人不知不能章句謂舉全體而言又以蒞氏所謂孔子問禮問官堯舜病博施者當之既曰全體則禮官病博施足以當之乎小註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朱子則以至爲道之盡處不知不能爲沒緊要底事道之盡處亦豈有沒緊要底事

舉全體者即舉萬物萬事而言以萬物萬事之理言之雖有堯舜孔子之聖猶有所未盡知者所謂問禮問官即萬事萬物中一二事也以及其至之至謂道之精妙處則聖人豈於道之精妙處有不能知之理

其至字若自此至彼之謂也至多之意也朱子所謂盡字亦全體之意也全體衆多之中其沒緊要事聖人猶或有不知者蓋費隱中二節乃橫說豎說也夫婦節即橫說也自夫婦之能知能行至於聖人之不知不能則中間事物之廣且多可知許多事物無不有當然之理此所謂費也窮魚以上下言之即豎說也上下之間許多事物莫不有當然之理亦所謂費也大小字固以至大至小言之其亦橫說之意也

第十八章末受命上節既言武王尊爲天子則此不必更言受命竊疑武王之武似是成字之誤蓋

周之制禮在於成王之時而不在于武王之時此段所論皆是制禮之事恐是爲成王時而言上言尊爲天子以武王之繼志勅業言之也下更言受命者備言受命後制禮作樂之事也不必有重複之意也制禮作樂雖在於成王之時而武王之勅業在阼不滿十歲故未遲於當時而制作之大體已具於武王之時此實武王事也

第二十章知斯三者章句指三近而言若以治天下國家只指三近而言則上文三知三行兩段所云便不能治天下國家耶

非謂三知三行不能治天下國家而只知斯三者爲能治天下國家也蓋謂知斯三者則亦可以治天下國家云三知三行之能治天下國家不言可知

第二十五章誠者自成此實誠者之天道而章下言人道也則此乃學者誠之之工云云

誠者自成一句朱子謂是懸空說此是着眼看處蓋言誠者自成是本如此物云也學者循此性而去做者是誠之之工即自道之意也此所以爲人道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書

答金汝四 ○三

益光 ○二

答李釋謙

岐陽 ○三

答朴鳴瑞

審言 ○四

答姜必簡

錫亨 ○十

答李泰以

大揆 ○二

答朴聖叔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書

答金汝四

庚午春

五殊二實無餘欠蓋言五行之殊本於二氣之實而無所餘欠或言五殊分於二實而無餘二實合於五殊而無欠兩說如何精粗本末無彼此熊氏以太極為精為本陰陽為粗為末沙溪引栗谷說以為精粗本末以氣言之而斥熊氏之說庾氏句解亦如熊氏說而以陰陽為粗五行為末如何餘屬五欠屬二下說是栗谷說凡言理氣則以為氣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有精粗本末理則無精粗本末彼此之殊也本自得矣但此圖解說則文勢不然五行一陰陽一句以五行與二氣對待言之以爲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亦以陰陽與太極對待言之熊氏之以陰陽爲粗爲末太極爲精爲本者以其一之故也若以栗谷說看此則與上句體段不同熊氏之解終得朱子之本意矣庾氏句解中五行爲末之說不然五行則上句已言之此則只言陰陽熊氏說不可改評

各一其性性字以本註南軒說見之則分明是本然之性而又考朱子一說以氣質之性當之此不

能無疑然以此段文勢言之則從五行有生之初至於無極又反言無極之妙無不各具於五行上面則此性字以理言之者果如釋疑所論據此則此性字其爲本然之性無疑未知如何

朱子說前後不同者本多而如四書及圖說等文字朱子詮註一生用力精研出來雖有多少異同只當以本註爲主此各一其性之性字本註以爲太極全體之各具一物云則南軒所謂仁義禮智之各專其一者實不易之論盛說槩得之頃有人以犬牛人性之不同引朱子說爲氣質性之證余極言其不然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三性雖各不同此其單言其性者則實屬本然本註
有曰仁義禮智之粹然物豈得以全之鄙意蓋亦主
此而言之也今之論本然之性者必謂其皆同故如
三性之不同五行各一之性輒謂之氣質之性實不
知此註隨其氣質所稟不同而渾然太極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之語矣於此詳之則三性之雖不
同而亦同歸於太極全體從可知矣此註與三性註
當同條而共論之也

惟人也一段似通聖凡賢愚而至謂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焉則聖人不可謂有善惡也若謂之只言
衆人則聖人亦在最靈之中而五性動萬事出矣
由前之言則聖人分上無善惡可言由後之言則
最靈一句包聖衆可言此一段將何究竟耶

既曰惟人則統聖凡而言之也其形生神發五性萬
事皆聖凡所同也雖有善惡字何可以此謂聖人之
不包言耶善惡二字中聖人則只依善邊說好矣
主靜註無欲故靜今夫此心寂然無欲五性渾然
無名目可稱何以見其何者爲正何者爲義耶朱
子於圖解以正與義爲體而其所謂處之也正裁
之也義則却就發用處言之烏見其爲主靜耶

處之裁之之屬靜無疑而至謂之寂然無欲之靜則亦不能無疑然正義以陰陽則屬陰以四時則屬秋冬秋冬較春夏之發動則終歸於寂然無爲圖說以陰陽五行對待而言故中正仁義亦以正義爲靜朱子之意蓋如此也

誠幾德似兼聖衆而言朱子亦以誠與幾并言於聖與賢然幾善惡是賢人之事豈可言於聖人耶竊疑誠是聖人事也幾是賢人事也

誠無爲性也幾善惡性之發見也愛宜理通守性之用也此則通聖凡言之下性復安執始分聖賢言之豈可於誠幾處分聖賢以爲誠聖而幾賢也然則聖人有性而無發見之端賢人無性有何發見之端耶此似不然幾非善惡也至萌發之初謂之幾也幾善惡云者於萌發之初可見善惡始著云非以幾爲善惡也聖人萌發之時純是善也惡不須言也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若以繼善爲天命本然之性則成之者性亦可謂氣質之性耶且朱子曰繼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既未有所成所立則恐不可以此目之以性善也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繼之者善繫辭本意以爲萬物之生繼天之純善之
理云而至下句成之者性始說成性之意此言孟子
言性善是也者孟子之道性善以爲性本繼天理之
純善故性亦善云不可以此而將成之者性一句低
退一步謂之氣質之性也朱子以繼爲氣以善爲理
未有成立者此從繫辭本文而言之也不可與程子
之言同條而論之也

此理止無加損上段言氣質之性不可不加澄治
之功此段却以天命言之以至於無加損焉上無
所承下無所接一篇之中天命之本何所見乎

明道此說本以本然氣質兩性參錯言之自生之謂
性如性固善凡人說性言性善等性字皆本然純善
之性何莫非天命之性耶生之謂性云云程子本意
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謬告子生字指知覺蠢動之氣
言之也程子生字指稟生之生言之也以爲稟生以
前不容說性稟生以後始可謂之性云矣此亦非本
然之性耶朱子說亦或有以此性字爲氣質之性而
亦異於兼氣質善惡之性也宜極商量

二卷敬以直內註敬主乎中止事當其則釋疑以
事當其則爲外義之病者恐未然義固不可以爲

外而文言本意以敬與義主內外而言故朱子說亦曰敬以養其心由此而發所施各當是之謂義蓋釋本文之意故不得不分內外而言之今葉註所謂應酬之際事當其則爲義者其意亦如此豈可以此歸之於外義之病耶但葉註動靜之間心存戒謹云云恐失之鑿敬雖通貫動靜而朱子本義只曰敬則本體之守也其不可以敬直兼動靜而言者明矣葉氏之失蓋在於此而釋疑則以敬義爲各兼動靜而言之又引朱子說以謹獨屬之於義者亦未敢知蓋單言敬單言義則敬貫動靜

義無內外而對待言之則不可不謂之敬主內而義主外也如何

盛說槩得之葉註固多可疑而此則釋疑恐未免太苛否戒謹本中庸之戒慎也朱子既謂之常存敬畏則葉氏之屬之於敬固無失釋疑之必屬之義未必然也事當其則即方外之事而既曰義見于外則其義之在內而見於外可知又豈有外義之病也動靜之間云云亦自無妨敬本貫動靜直內則自無邪僻之念葉氏此言未必訶之也

仁恕愛以程子此段及葉氏註見之則恕愛不以

先後言朱子說則曰恕所以施愛此則言恕於愛之先矣其序果如何

恕仁之施愛仁之用此施用兩字朱子以爲惟孔孟能如此下又以爲此等處極當細看誠不敢容易說也以語類本文觀之則問者以爲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朱子以爲說得好因曰愛爲仁之用恕所以施其愛蓋愛在恕前也葉註則以爲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此則以恕先於愛也先後雖相反而細看則葉說亦自無失蓋仁者全體也比如泉有泉則必有潤物之道既有仁之德則必有愛人之心

此愛固仁之用也泉雖有可潤之道而必引而溉之然後可以澤及於彼矣如以愛物之心推而及人然後人被其愛恤之澤矣語類之愛先於恕者從愛之發處而在於恕之前葉氏之以恕爲先者從推愛而及於彼者言之故以恕而先之也須細量可知

答金汝四

夫婦有別嘗聞遂菴先生以爲中國風俗異於我國女無常夫男無定室淫僻悖亂者多故欲其名位一定有所分別云云此於經文本旨恐如何來示男居外女居內不共浴不同櫛等事此皆男女

有別之禮在夫婦亦非不爲節目間事也然夫婦有別則先言厚別之義其厚別之義則以信言之而又歸重於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其有別之大義在此蓋甲乙爲夫婦丙丁爲夫婦則甲不可喚丁爲婦乙不可喚丙爲婦古詩陌上桑謂座中三千人各言夫婿殊卽此意也先師之言誠得其大義吾輩信服無疑耳我朝以禮義爲國且有改嫁子孫不許東西班之令故士夫家婦女皆慕貞節而信義之行仍成風俗乃天下之美俗豈可以此爲人之常行而反疑有別之義只歸之男女日用間節目之行耶

答金汝四

己卯

士喪禮將飯含主人袒飯含訖襲衣○小斂訖主人袒拜賓訖襲○將大斂主人及親者袒卒塗襲○據此則襲小大斂皆有袒蓋爲勞事亦所以示其變也家禮襲條既有袒襲則大小斂亦必有袒襲可知而小斂條只有一袒亦不言襲之之時則與上襲條有所逕庭且奔喪條言再變服如大小斂若無袒襲則烏可謂之變服耶以此益知其大小斂之無袒襲爲闕文也誨諭以爲家禮無拜賓一節故袒襲無所論云云古禮踊襲在於拜賓之

後則小斂襲袒非爲拜賓而設也且大斂袒亦言大斂變也則大斂襲袒亦非爲拜賓而設也然則家禮之無襲袒恐不可歸之於無拜賓之故也盛教以同五世之親無拜賓之禮而無故襲之爲難此亦未然古禮小斂只言主人袒則餘親不必袒大斂始并言親者袒則有事而袒卒事而襲不可謂無故也豈可以拜賓一節之有無爲拘也檀弓袒括髮變也袒蓋不但優於事也爲示變也家禮依大傳小斂訖至同五代袒皆袒免示變之意重也士喪禮雖有大斂袒家禮諸服人皆已袒則無事

於夏袒同五代之親族窮服盡只有此袒免家禮之取大傳意甚好雖異於士喪禮似當從之

士喪禮陳小斂衣經條疏陳經帶者以其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故也○按經文旣言經帶而疏說又如此則經帶之設亦非爲拜賓而有之盛諭云云恐非家禮本意且士喪記三日絞垂疏小斂日要經大功以上散帶垂不言成服之時絞之故記人言之云云其所以服其未成服之麻而或散或絞者皆有節哀之義而若於小斂日不爲經帶則旣失禮意而散垂一節又無所施若曰成服日

屏海集卷之二十六
仍散垂至卒哭絞之則葬前三月許久散垂亦非
所以節哀之道也豈不節節有違於禮經耶此恐
亦家禮之闕文也

小斂後經帶古禮蓋漸次之意而家禮去之成服始
有之朱子每言古禮多煩瑣似以斂棺之前宜專意
送死之節爲生人服制不暇致意而然也家禮略浮
文敦本實故取孔子與其易寧戚之訓而去之也非
爲闕文也○要經散垂見尸柩則散不見則絞古禮
小斂散塗殯絞破殯復散卒哭更絞家禮則成服仍
散無絞朱子之時已無塗殯之事則葬前無非見尸

柩之日其不絞宜矣但卒哭無絞之之語此誠似闕
文笏記卒哭條添入絞之之節未知不至爲僭否也

答李穉謙

益光○丁丑

有人昨年四月遭父在母喪今二月始克襄是月
乃練月也纔葬旋練似涉如何

禮未葬則雖過練祥之期不得行練祥必於過葬後
一月行練又一月行祥祭今父在母喪練祭在二月
而二月始行葬禮則練當於三月行之祥則當以四
月初暮行之而即今 國喪未葬前練祥皆當退俟
國葬卒哭後行之

本生父母之喪或有終三季不葬者則為人後者其在尊所重之道似不待兄弟之變制

本生父母之喪若或三季不葬則其服何可至於三季耶似當於初暮哭以除之留其服以待破殯時要服過虞而去之也出嫁女亦同矣

答李穉謙

戊寅

有人身死而長子先天無嗣故以其第二子傍題其主今喪事已畢當改題吉祭宋士能曰不可以權奉改題待其孀婦之立后而改題為宜云孀婦立后非一二年內事則未改前各位忌祭無以備

禮私情痛迫姑欲使第二子改題權奉待孀婦立后又改之或無大悖否

宗子婦生存則不可用兄亾弟紹之禮以第二子主題者已失之矣然既以主題則長婦亦難主祝以祭第二子姑為權攝則祖與兄又不可改題主祝祠堂之禮無可主者宗婦以婦人無主祭之義未及立后之前祠堂大小祭禮使夫弟某權攝將事之意告于祖舅以下三代仍令夫弟主祝以祭之改題則待宗婦立后而行之似可

師喪服弔服加麻所謂弔服各異其制無官者當

服士相弔之疑衰耶頃年暘谷喪雲坪以生絹爲
衰裳士友間頗以爲疑自家之喪其門人輩亦爲
總制衰服而以生絹或生苧布爲裳未知如何
師喪旣曰若喪父而無服則服制無可論故所以有
弔服加麻也士相弔以疑衰此士字指大夫士而言
非士庶之士也以疑衰服之則不可謂無服旣有衰
則必有冠經何復有加麻其曰庶人相弔以白布淡
衣云則此實無衰服當加麻於白布之上矣古禮本
言賤者之禮以爲貴者之通行而稍各有分別之禮
以孔門言之門弟子士庶者多必當服白布淡衣加

麻矣其中或有大夫士則具衰經服之似無不可矣
但宋士能則自處以大夫士成衰而服之宜矣其門
人之士庶者服衰經則賤用貴者之禮誠不識乎禮
意也可惜素裳謂之白絹而以紬代之者亦似不究
乎禮意也古禮總麻布十五升也至細之布也中國
之絹以品言之最下無異我國之綿布故 國喪中
燕居以白絹爲巾帶實與喪布之輕者等而固用於
喪服以絹混用於總巾無怪也我東則尋大功總無
別於升數皆用麤布而紬則品貴貧賤之士常時不
敢服之此等儀物古今異宜誠不可徒泥於文也而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任其通變也。衰布既不得用，十五升以至麤之布爲
衰，泥於素裳之素，謂之白絹，而以白紬代之，則成甚
事理耶？當時見士能之，緇裳已言其不必然矣。

答朴鳴瑞

岐陽○壬申

心發爲情，衆人之心發或善或惡，而孟子所謂情，卽
四端也。栗翁謂別出善一邊言者，此也。非情之本爲
善一邊也。孟子之言才字，又有說焉。非謂人之才皆
善，必如聖凡之性同善也。蓋謂才者，心之能運用，做
事底心之爲物，雖有清濁粹駁之異，正通之氣之精
爽也。自能靈覺活化，有所作用。孟子每主性善而論

故只指靈覺活化之無賢愚，皆可以能循此性之善
者，以爲非天之降才爾殊。孟子之言本自有所主，而
程子爲慮後學之因此非殊之訓，或認以才無善惡
也。故特曰：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從
本稟而言者也。孟程之言才，所以不同也。而朱子以
爲程子較密，則才之本有清濁而不可謂善一邊也
明矣。

答朴鳴瑞

發酉

示鄉約草本未及一看，蓋知仙鄉僉君子意甚盛也。
節目則已有朱子定法，又有栗翁所以行者可以按

此而行之似不至有多少論說矣第先聖先師設位告誓事體甚重且大似不可容易行得朱子增損約法與栗翁西原鄉約皆無此一節何也竊想文憲書院約法是草定而未及行者也及至西原講行時則此一節以其事體之重刪去不行否文憲節目雖有其儀一鄉中私自講約至設先聖先師之位祝文告誓者豈不未安乎況古今異宜作事固宜慎審而且頃在辛酉士林之祠祀孔聖影幘者朝禁至嚴並令致罪一併毀祠今設位告誓與建祠獻享無甚異同亦不可不念也此一節刊去誠得宜然則告文不

須論也呂氏鄉約本自三代同井中相助相救之意出來而朱子栗翁前後增損條約猶在誠好後之君子遵而行之以助聖化之萬一矣且念末世人心不純羣聚同事易生得失而至於善惡籍尤難無弊未知如何則好也若祛此則無改過遷善之意既不

可去之惟依來書所示以勸規等字改換善惡字而從輕勘罰徐觀羣議從違一切遵依古約得之否若早知有是議則此雖耗陋堪可與聞而今既期日迫促來倅暮至早發許多節目則無以考證以送可歎

答朴鳴瑞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朱子增損鄉約有敘拜於先聖先師之像之語而又
曰無鄉校別擇寬閒處云若擇寬閒處則與校中已
奉先聖先師之處有異似無設象之事矣西原鄉約
亦使各掌自爲之故無敘拜於先聖師之文至文憲
書院則既是學宮故於講堂設位備此敘拜之禮耶
是未敢知也第孔夫子與四聖位則事體尤重前賢
雖有設位告誓之例即今貌末後學與若而鄉士遵
依古法而至有先聖師設位之禮則終似僭汰况
朝令既嚴士林祠宇之享亦有禁令者耶似不可容
易敢論此一節姑勿論似可諸議若以爲全廢此一

節無以警動觀瞻以爲興起之道云則鄉約之法始
著於朱子而栗翁行之只以紙榜設朱子栗翁兩位
而行此儀節則亦或無妨耶此則惟在諸議之商處
耳若欲設兩位而已則朱子當主壁栗谷位則奉於
東壁下矣此亦增損之意也非朱子而又敢增損無
亦有汰哉之罪耶悚仄悚仄

答姜必簡

審言○辛巳

示新婦廟幣云云幣是生人相見之禮也廟見奠幣
本無義意禮故無著世俗雖有行之者固不須言也
况今姑沒而耐於祖廟則盛諭行於姑位不行於祖

舅姑未安者誠亦然矣見廟時只以新婦某氏敢見告而拜謁宜矣

答姜必簡

丁亥

新元纔半得承手滋一回披玩如對隔歲眉顏欣慰不可已且承前臘所惠書其論人物性同之辨極其灑然義理之論既異而終合者從古而難何幸今日而得之也最是別紙所示泛看則誠不無可疑者矣第性稟或柔弱或燥暴此氣質之陰陽多少而然即氣質之性不可以本然之性言之程子謂性則堯舜與路人一也本然之性在人豈有異同之可言耶黃

勉齋之言曰木氣多者仁常多金氣多者義常多此亦以仁義之用乘氣發見則固不無多少之可言而若其賦與之初亦何有多少耶龍蛇之蟄梟之飛獍之走即其本性而其食母害人則稟氣極是惡類其所稟之惡氣用事而然也其本稟之理何嘗如此爲之性稟本皆貪鷙而聖人本以貪鷙爲當然之道而以戾天之飛爲當然則其爲貪鷙不過氣質之用梟獍蛇蝎食母害人亦皆屬之於氣質之性矣至於心之或合心性言而以性言體或單以氣言心而以能知能覺爲體以有知有覺爲用如孟子仁人心盧玉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溪明德只是本心皆以仁與德為主而言心繫辭之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庸或問之以坤卦純陰復之
一陽言者皆從單氣心上而言其體用也蓋以心之
體段言之本自有未發已發之體用以言於生知上
聖則其心固如此而眾人則稟氣之清濁粹駁各自
不同而心是稟氣之精爽故亦不無清濁粹駁之不
同是以聖人之心當靜則靜當動則動毋論動靜皆
却清明純粹而下聖人以下其心之純清純粹不違
於天理者幾希顏子之心不違於仁者不過三月而
或違焉程子以此謂顏子心麤然則游夏以下之心

或一日一至於仁或一月一至於仁而然也由此觀
之心之清濁粹駁各有分數可知也然心是神明活
化底物故雖下品之人能有顏子好學之志而省察
操存已百已千又能如顏子之廝殺前進則終抵子
思柔而能強愚而必明之境孟子所謂人皆為堯舜
者正如此矣不是凡人稟初之心皆與聖人同如性
善之無不同而然也此處極精微而難明幸另加商
之

答姜必簡

適子雖亾適婦生存則是主婦也固宜主宗事也周

元陽祭錄有婦人主祭之禮蓋宗統莫重雖有支子
支孫嫌於弟及之禮宜不敢替主宗事當以適婦主
祀矣但宅厚家宗事有兩代寡居婦人世俗不知之
論以姑爲主而禮則不然禮舅沒則姑老宅厚之兄
既沒而其姪生時已承重主祀其妻已行主婦之禮
此當用姑老之禮宅厚姪婦當主祀題主以顯祖姑
書之祝文以孫婦某氏書之其於葬事時題主虞祝
等婦人未參之祭宅厚替行而祝則以孫婦某氏在
家不得將事于某敢替昭告于某親云云可也

答姜必簡

備要所錄弟祭兄姪祭叔之文特以弟可以祭兄姪
可以祭叔者其祭文之式如此云宗統至重比之如
帝王正統之重此不可以一時假借假借者亦有冒
尊之嫌綱目凡例有無統之說長子長孫死無子而
未及立後則此正無男子可以主祀者也便如綱目
之無統也然而新主不可以無祭祭而不可無昭告
之意故不得已主婦自當也庶子庶孫非不親切而
以其親切之故實有兄亾弟及之嫌既不可以假借
亦不敢以假借實以宗統之至重故也退翁以後至
於尼尹之言多主庶子主祝之說若其嚴正統之義

則終似未安先師之意蓋如此矣

嫡子與孫俱亾而姑婦俱存則婦人之禮一以從夫主婦之禮已傳在孫婦之身嫡孫雖死今不可以己老之姑而捨孫婦更為主婦矣姑老之老非年老之老也即退字之義也

答李泰以

錫亨○戊辰

竊見從遊之人非止一二而其初之來也聽其言殆無不苦心於此事若文詞稍長則皆入於時文埋頭而不知返否則病冗侵尋亦全不篤學不見終始專靜以望成就誠足可歎來意其所自勉於此者甚切

朱子謂知其病是能去之藥今既知之知之明則豈無自瘳之道也須擺却百冗專意於平日所志者益篤斃而後己之工則何事之不成也臨讀妄念固學者之通患而存心莫如主一心要主一又莫如靜坐須取敬齋箴詳玩而用力也

答李泰以

庚午

獨子死而無子則其妻當立後而若無昭穆之可繼者則其父亦當立後而傳重耶

獨子死而其妻俱亾又無昭穆之可合立後者則其父始得他人子為後用兄亾弟及之禮矣若或亾子

屏溪集 卷之二十六
之妻存則雖不得立後於其亾子其父亦不可更立後矣近世間獨子亾其妻猶存而其父立後以爲第二子者多云此全非禮意可商之

答李泰以

辛未

圓衫之制據於何書而其制度亦如何

此非禮書所言只是俗制也第其出自中夏較今婦人短衣制接近古可作婦人盛服世俗皆以草綠作元體袖則次紅次黃次白而紅黃各廣一寸白則五寸餘前短後長領則背子領矣制樣則依此而前後相齊袖無雜色而兩襟相掩則即大袖之制亦好矣

答李泰以

國喪哭於私家禮意未安婦人則不得已望哭於後庭耶男子既行四拜則婦人似當八拜

聞國喪之報或邑遠無以進哭則雖就鄰邑路近處可矣此亦不能則會于家後邱原向京哭之亦可古人以爲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婦人於後庭望哭可矣曾見大明禮書皇后謁太廟八拜蓋男子四拜而婦人俠拜故八拜
大夫雖在父母喪被括之際而聞國恤即當奔哭士庶則殯而後奔哭成服則皆俟國恤成服後矣

屏溪集 卷之二十六
墓祭先墓散在各處子孫孤單難行於一日則以明日又明日繼行如何但履端之祭退行似未安祖先墓散在諸處而子孫孤單無以各往將事則先行先代墓祀次日行次位墓祀誠得如不祭之本意也但墓所各遠此亦有行不得處只使奴僕替行實無異於不祭也蓋節祀者孝子見節序之推遷則撫時追感而祭於祖先也不必有一定之日而即今之四名節東俗也嶺南士夫家用退溪先生之言節日上墓明日又明日連日繼行多矣家禮註正朝有前日行之之語其不必於當日行之之意同而似不如

節日後追行也

答李泰以

甲戌

無子孫之喪有妻若兄弟則題主及祝誰當主之兄爲宗子而同居之弟死而無子則當班祔於宗祠題主及祝兄當主之兄非宗子而又與弟異宮則當以亾者妻題主及祝矣

答李泰以

貧士之力田養親道理當然晝耕夜讀古人稱之於此二事勉力不輟誠所願也但學貴靜坐欲其此心之專一也若於耕與學而二用則不可當耕則專於

耕當學則專於學亦主一之工也念之

答李泰以 戊寅

昨年尤菴先生緬禮時先生以白紬幅巾素純淡衣赴哭云幅巾之以白紬者在 國喪而然歟為

尤翁緬禮也耶若親師門改葬則着何等服色

昨年尤翁遷葬果以素純淡衣白紬幅巾赴哭蓋用弔服而無加麻矣雖非 國喪時禮士之弔服服淡衣家禮弔服白衫白布純淡衣則當然而國俗常時弔服冠不用素白紬幅巾未知不駭俗否為尤翁緬禮也遵古禮冠素似亦無妨矣若是師門緬禮則當

加麻而葬即除之

答李泰以 庚辰

附註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

始祖廟之禮本來可疑別子之子孫眾且多貴一時位至大夫者或至數三十人則始祖一人之廟將至數三十所豈不疑怪耶且父為大夫則當立始祖廟而祭之子為士則將毀其廟其子又為大夫則又將立廟矣世世豈立此何貌揀王制只言其大略而已先儒謂有王者作而必欲行廟制當一番整頓而後為之者誠然矣

再拜之法人多不同古人所行果何如也

事林廣記有作拜之法一拜再揖先一揖少退又一揖即俯伏以兩手按地先跪左足次伸右足稽首至地即先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如是者再則爲再拜若四拜則如是者四矣○此法一拜兩揖則好矣而拜前兩揖拜後無揖似未備且先一揖少退又一揖全無意味或當時中國俗尚如此耶昔季與諸士友講此時於此而少改先一揖仍俯伏依此法而興平身後更一揖大體與此無異而拜前無少退一揖平身後移此揖而爲之鄙則平日拜禮如

此果未知如何稽首則後來無此法而伸右足者將欲稽首故也今無稽首之節則右足亦宜跪之也

有事則告祝執板跪讀不言主人以下之跪何也古今禮讀祝元無主人以下跪之之說何但告事祝時不跪而已時祭亦然喪中祭及忌祭哭時亦無俯伏之文讀祝及哭時俯伏者東俗之謬例也

告追贈之禮

告追贈之禮當依家禮以一獻禮行之三獻行之則即正祭也四時正祭之外不可無時又行近來士夫家改題追贈必趁時祭時前一日以一獻改題翌日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旋行正祭蓋改題而不即正祭則情理缺然故如此
此如三季後吉祭前一日改題即行吉祭者意同矣
埋主後或有褒贈則不得已告於墓耶
神主埋後有褒贈之典只當告墓而焚黃而已今
上壬申宋龜峯 贈持平子孫無之故神主亦不存
鄙人因士友之來問而仍令士林告墓焚黃此出於
義起也不知知者以爲如何

曲裾註交暎之暎字意未詳

曲裾今爲不用之物此衰服裳前三幅後四幅而左
右不掩故別製袷屬於左右而下垂掩之曲裾即袷
制而淡衣則續袷鉤邊已掩左右何用曲裾此家禮
未整處而未及祛之矣交暎曲裾兩廣頭相疊故謂
之交暎也

長子爲喪主則亾者之妻爲主婦恐未安耶

初喪喪主有事故不可不先立長子爲主人而主婦
則無事可爲因前稱亾者之妻爲主婦也至虞祭主
婦當有事而母子不可共事故備要引張子說虞祭
以後以主人之妻爲主婦矣

始死時東首遷尸時南首何意歟

士喪記遷居正寢有東首之說東生方也或冀其復

生而首東也此天地之正東也然家禮無東首之說以正寢方位宜從便故也人死則本有即遠之意沐浴後出置中堂入棺後殯于西階朝祖後奉置廳事仍鞠行以奠沐浴以後為南首者蓋亦即遠之意也
婦人銘旌題主當書鄉貫否

東俗異貫而姓字同者嫁娶故書姓貫以別其不同貫之義其實如尹朴金諸姓雖後來姓貫不同其初同一祖也 孝廟時因尤菴先生陳白姓字同者不得為昏今如禮不書姓貫可矣

小斂憑尸舅於婦言撫之而不言姑於婦何也又

不言妻於夫者何也

本註云婦於舅姑奉之舅於婦撫之下舅字下當兼姑字看未知如何只言夫於妻而不言妻於夫者似有意在以敬姜夜不哭之義推之則妻於夫尸憑而哭之豈無嫌避之心乎禮之不言者誠好矣

括髮免備要所引小記言喪父喪母皆括髮以麻而免則專言為母然用麻用布斬齊之大分而通言括髮以麻何也

斬齊之以麻與布別之者其禮節之分大矣家禮父斬括髮以麻母齊以下皆免以布不用小記之母齊

亦麻此等處可見酌古通今之意也當從之

附註惟主人不冠齊衰以下着頭巾加免而惟主人不冠而免何也

書儀免惟主人不冠之語楊氏載於附註今俗加免於頭巾之上本用附註則主人之不用頭巾露髮括免亦當從之免既如此則括髮麻亦當露髮而爲之也今俗不見主人之露髮麻免而皆着頭巾不可極可商之

大斂高氏附註言縮者三此通身劈裂爲三片也儀節言直者一幅裂開兩頭各爲三片留中間三

分之一備要亦然當何適從

縮者三之意儀節之長絞一兩頭裂爲三片而結之者誠然矣此非爲簡便也以實事言之廣布一幅兩頭裂爲三端結之則勝於通身劈裂而絞之之爲無力也兩頭裂爲三片而結之者出於喪大記高氏說未知何據也不必從

附註言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不異又曰爲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此兩段意未詳

宋時邦制無立嫡之禮父母之喪長子死則雖有嫡孫用次子爲嫡是以程太中之喪伊川捨明道之子

端中自立為嫡古禮之嫡嫡相承者為其長子斬以將傳重之故也若如宋時之法而長子庶子皆可以承重則庶子為長子亦可服斬云也

附註載儀禮補服條而言嫡婦不為舅後嫡婦而不為舅後何也大功條既言眾子婦則雖不為舅後亦當以眾子婦服大功而此言小功何也

儀禮眾子婦小功也嫡子婦本大功而嫡子或病廢不承重而死則不服嫡子三年故為其婦亦不服大功而服眾子婦小功至家禮從魏徵開元禮升眾子婦服大功沙溪先生以為今則為此婦服亦當服大

功云矣

答李泰以 壬午

辭免文字十四季後始復上徹言事本分不自為而君德所係亦不得無一言第念克己二字莫切於學聖之工而今日君德亦莫切於此演為一篇命脉及承聖批辭旨之隆至禮數之鄭重十分過越至使近侍宣傳私義之惶惕不自己也

答李泰以 乙酉

哭師於廟門雖出於古禮非但東俗自唐宋以來廟門無哭喪之禮家禮所言廳事即今之外寢師喪當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哭於此也○期大功之喪雖父母之喪葬前家禮成服條皆各成服似當赴哭於喪次師服無論三月既是心喪則比凡功總不輕而重往哭似宜矣○師服之人當序立於五服之下婦人雖位於西階下東俗則雖禮事時內外之別特異於中原練祥等祭則自有外客故婦人例皆哭參於帷內師服之人雖序立於西階下似無相妨矣○大抵師服雖引程子栗谷之說而有三季暮功總之不同者大體皆心喪也其居服之道不可與尋常期功之人自同月限內則常居雖不加麻常服上衣素食內外不同寢不與宴樂

凡遊玩會集等事皆勿預焉是爲心喪之義矣

神道以左爲上耶以右爲上耶滄洲精舍位次濂溪居左明道居右則神道當以左爲上而今祠堂與墳墓位次皆以右爲上者何也

祠堂與墓道則以西爲上文成廟則顏思居左曾孟居右以東爲上也以此書院則或東上或西上不必爲拘也墓道則以地勢之便宜爲之或有東上亦似無妨矣滄州位次亦似以文成廟配位之次從之也

答朴聖叔

大癸巳巳

兩病之意曾有讖論於家禮紙頭幸考之世之君子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如家禮所引程司馬諸先輩而其所論禮詳略無所折衷此一病也或遺本實務末文此又一病也故有志之後學以其無所折衷故不能舉其要以其務末文故貧窶者不能及於禮此先生所以兩病之也輯覽瞻禮猶言揖蓋不可直謂之揖似是拱手而立若將告知而出瞻禮簡於揖揖又簡於拜更詳之深衣衣身之廣既無剪去之文則不剪可也約圍七尺二寸者裳十二幅狹頭之約圍也以此上屬於衣而先從背後縫作負繩直縫則自然裳三幅綴於衣之一幅左右衣身餘廣二寸入於袂長左右各二寸

合前後則共八寸矣深衣袂甚短以此二寸之長助其袂長何不可之有且衣身正方二尺二寸之制若剪去其二寸則亦不免違此制矣更詳量焉
中州之俗坐必設卓童子則不設卓而只設席於地云地字非謂階下之地也禮疾病則寢於地與此地字義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